

随笔

“文化”的乡村

八月天

走进郝堂村,一条蜿蜒平整的沙石路贯通村庄,路边种植着女贞、枫杨、香樟等各种各样的树,树下的草丛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,散发着野生的蓬勃之气。村中有一片很大的荷塘,有三百多亩。荷花正开,微风轻吹,荷香袭人,陶人沉醉。一尊观音像立在荷塘中央,周围被田田的荷叶簇拥,荷花点缀,时不时还有白鹭掠过。夏天的郝堂,应该是最具神韵的。

郝堂村的民居,大都是狗头门楼、马头墙、柴扉墙、小布瓦等等,这是豫南建筑的显著特色,带着浓重岁月痕迹的建筑元素随处可见。一条清澈的小河穿村而过,虽不见鱼翔浅底,却能看见下面铺陈着光滑的鹅卵石。随意走进溪滩一处土坯外墙的人家小院,院内一盂早已失业的石磨仿佛在诉说着碾压时代艰难困苦的生活——主人怀旧并没有将其束之高阁,而是将其“旧为今用”,充当了平日里的桌子或落座的凳子;几束风干的蓬蓬和几串金黄的玉米、蒜瓣挂在土墙上或是屋檐的廊下,看似不经意的摆设,却像是有意意的艺术装饰。

这就是全国第一批“美丽宜居村庄”示范村、全国“美丽乡村”首批创建试点乡村——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“模样”。但郝堂村令我难忘的,不是美景,而是它的文化元素。

很难想象,一个小山村,会有闻名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纪念馆——叶楠、白桦文学馆。叶楠、白桦,原名陈佐华、陈佑华,是祖籍信阳平桥区中山铺村的一对孪生兄弟,均为享誉中外的作家,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“双子星座”,在国际上,有“中国文坛两棵长得一样的树”之称。文学馆是一座新建的具有豫南建筑风格八角二层小楼,白墙灰瓦,面对三百亩荷塘。馆前有一尊高2米的雕像,兄弟二人携手并肩,脸上呈现出激情澎湃的兴奋,这是根据他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合影雕塑而成。那时是兄弟二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,双双出席文代会,白桦在会上做了题为《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》的发言。建叶楠、白桦文学馆的宗旨,就是为了叶楠、白桦进一步走进家乡人民的视野,体察人间真情,感悟文学的魅力!

郝堂村的另一个文化元素,就是村街中间的“书吧”了,也就是郝堂村的图书馆。白色的墙壁,仿古的青砖铺地。自开馆之日起,经常有大人或孩子在这里阅读或者借阅。图书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,现有藏书3000余册,涵盖人文社科、自然科学、古典文学等多个领域。馆内设有借阅服务区、期刊、电子、阅读等区域。可以说,这个小小的图书馆,承载了郝堂村人的精神风貌。

在郝堂村一座堪称“破旧”的院子里,开设了一个对外营业的“禅茶吧”。茶与禅本是两种文化,在各自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发生接触并逐渐相互渗透、相互影响,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,即禅茶文化。禅是一种境界,是心性,“茶”是物质的灵芽;“禅茶一味”,“一味”就是心与茶、心与心的相通,“正、清、和、雅”,即是禅茶文化精神的概括。坐在拙朴乃至破旧的农家小院,树影婆娑中,品茗禅茶,享受乡间之清静、名利、物欲、浮躁,这些影响人心智的因素,会不会渐渐远去呢?

这些文化元素的融入,使郝堂村正在一步步蜕变。而昔日千百年来传承的乡村生活,也变得更加丰厚与惬意了。

散文

禅意的老树

唐仪天

一棵树老了就和一个人老了一样,粗枝大叶也就罢了,还老是丢三落四的。该长叶的地方不长叶,该长枝的地方不长枝。有的年辰,别的花开败了,它才记起自己今年还没开花,就胡乱地开几朵,颜色的稠稀与它无关,香味的浓淡与它无关。有的年辰,别的花还没开,它就早早地开了,开得绚烂多姿,开得花香扑鼻。秃顶了也不知道修饰修饰,反把青枝绿叶秀在了脚下,活像一个老太太穿着一双绣花鞋摇摆,让人有些忍俊不禁,让人有些浮想联翩,更让人有些不可思议。这似乎由不得它的心情,又似乎由不得它的心情。它把一切都看淡了,所谓的繁华和艳丽都将是过眼的烟云,都会在时间中消隐逃遁。

我不是一棵树,不知道树的心思。总觉得读懂一棵树并不比读懂一个人更简单,因为它总是以沉默面对世界。我深信一棵树也有自己的快乐和忧伤,水雨多的年辰,它长得苍苍翠翠、葱葱葱葱,那一年它的心情一定很不错;有些年辰,天干干旱无雨多风,树就显得非常烦躁,委委靡靡、憔悴憔悴,它是不是也在怨天尤人?仰天长叹?树和人一样,要怎么说人老心没老,树老根不老哩?我也搞不清是树学着人做树,还是人学着树做人?总觉得一棵树也是有思想的,而且树的思想更加纷繁复杂。树,立在天地之间、风雨之中,深切地感知了日精月华的滋养,领受了风霜雨雪的磨洗,注目了各种生灵的爱恨生死,树的年轮里一定潜藏着许多舒心的大笑和沉重的叹息。它不为人的爱恨忧喜所动摇,静静地树立自己。

多深沉的人也没有一棵树的深沉,它把心事和秘密都埋藏在心底,化作一种绿色的庄严和肃穆。生活在它周边的人都是它生命里解读和认知的对象,我们的丑陋和美丽、善良和险恶,都无可逃避地展示在它的瞳瞳里,铭刻在它的记忆里,它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



生活在戈壁滩的儿童(摄影) 李泛

自然

老宅里的灰鸽子

叶灵

老宅有个谜,从小到现在,我一直解不开。不知为什么,老宅里常年总住着一窝鸽子,湖蓝色的鸽子,一身通透的蓝,除过一双小如豆的忽忽闪闪的眼睛是黑色外,其他全是蓝注注的,仿若刚刚从染缸里飞出来一样。而我却喜欢叫它们灰鸽子,这样叫似乎与住在老宅里更相配一些。就如家里养的黄狗,叫上虎子之类的名字,亲切顺口。

刚开始有几只鸽子,接着十几只,后来几十只,蓝注注的一片。尤其是每天早晚,奶妈边“咕咕——”地喊着,边朝院子里撒几把玉谷喂鸡。鸡群争先恐后地啄食,房顶上的鸽子三个一群,两个一伙,“咕咕”地叫个不停。这时,总有几只胆大的鸽子,扑闪着翅膀也落在院子里来抢食。每每看到这,奶妈总是笑着,又从口袋里掏出几把玉谷撒到院子里,念叨着:“吃吧吃吧,都吃吧。”后来,这些鸽子连人都不怕了,竟然大模大样地,好像自己也成了这院子的一员。只要一喂食,它们就像商量好似的“呼啦啦”地飞下来,一顿饱餐后,又欢快地扑闪着飞到房顶或者树上,情形很是壮观。后来,家人也专门在房顶放置了一个木笼子,给鸽子安了窝。奶妈总说,鸽子是吉祥之鸟,就和喜鹊燕子一样,住进了谁家,谁家的日子就会红火。就近平时的最爱干净的父亲,看着屋檐院子里到处是白花花的鸽子屎,也从来不说什么。

有一次,我们缠着二叔用弹弓打麻雀,不知怎的,竟然误打死了一只鸽子。等到晚上时,我们偷偷把火

是收拾到一半,忽然问道。

“翻完了。”我简单地回答了三个字,避免提及学习效果。

“你可得抓紧时间学,我的直觉告诉我,未来决胜的关键,很可能就在瓷器的专业知识上。”

“虽然你这么说,可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。人家老师傅一年摸几千件物件,几十年才敢鉴定,我光看这些,跟人家怎么抗衡?”

药不是眉头一皱,抬起胳膊,带着丝丝怒色:“许愿,这是一场战争。吊儿郎当的人,一定会失败。”

我见他认真起来,懒得去拾胡须,连声说:“好吧好吧,我尽量抓紧时间看,行了吧?”药不是这才转身,继续装他的箱子。他的行李箱里,除了西装就是西装,唯一例外的是一件浅蓝色条纹的睡衣,对了,好像高兴早上才穿过。

“哎,对了,你跟高兴到底怎么回事?”我的八卦心忽然开启了。

药不是背对着我,动作停滞了一下,头也不回地答道:“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,只能互相

许多年来,当我孤独和烦闷的时候,我不愿意找人去倾诉和发泄,我喜欢立在一棵大树下沉思,因为我知道人并不懂得人的心思,宣泄和揣测的结果往往显得浅陋和庸俗。再说每个人都因为自身的修养、经历、生存背景局限,难以达到真正的默契和交融。问问那些山誓海盟、卿卿我我过的情侣,问问那些歃血为盟、两肋插刀过的朋友,谁的心里没有一己之私?谁的心里没有一点难以告人的秘密?说是知道你、懂得你,其实与你当时的心情是相悖的,有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。说些宽慰的话,也是隔靴搔痒,真正懂得自己、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,任何人都无法进入一个人的心灵。所以我喜欢面对一棵大树,一棵饱经沧桑的大树,我们相对而立,相对无言,就是一种最默契的状态。

以前村子里有许多大树,它们历经百年沧桑,依然葱葱茂盛,内心里一定积储了无尽的智慧和经验,它们能把自己矗立成一种风景,一定深谙了许多与天时地利有关的道理,同时也摸透了人的脾气。有些树之所以能够生长得很久很久,不光是天时地利的原由,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,它长在苍翠拐角,长在一些不惹人注目的地方,在人们不经意间就迅速地长成了大树。有些大树从心底里就没想着给你长成什么材料,想怎么长就怎么长,把自己长得旁逸斜出、曲里拐弯的,既做不了栋梁,也做不了檩子,披挂着一身绿叶,只能给鸟雀提供窝巢,给村里人提供一坨阴凉,因为它的无用谁也不去在乎它。天长日久它长成了一棵无法匹敌的巨木,时间成就了它的辉煌,它比其他树木多活了许多年,无为造就了它的有为,它成为一个村庄的标志。有的树非常懂得人的心思,守规矩地生长着,主人让它长什么样它就长什么样,把自己长得笔直笔直,修长修长,能做椽子的时候,主人想让它长成檩子,能做檩子的时候,主人想让它长成栋梁,最终成就了它的梦想。

梁,最终成就了它的梦想。

毋庸置疑,一棵树有一棵树的生长方式,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。我认为一棵老树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塑造起来,肯定有一种大智慧蕴藏在它的心里。任何高明的建筑大师也不及一棵树,一棵长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大树,它也是怎样分配枝杈杈的平衡、还有花花叶叶的布局?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因不平衡而倾斜或者倒毙的结果。有一些树天生就是树里的怪才歪才,别的树总是与地平面保持垂直的状态生长,而它不同,偏偏与大地保持一个小于九十度的夹角,而且长得美轮美奂,它以独异的力量,支持着特殊的发展方向,长成了一种傲人风姿,赢得无数青睐和惊叹,它对力学研究显然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。

各自的机遇不同,结果也绝不相同。

我惯于在黑夜里审视那些大树,它们像一团云、一面旗帜、一个礼贤下士的圣哲,他们的剪影让我浮想联翩,才思涌动,我真想做一棵寂静的大树。

世上的事说简单就这样简单,说复杂就这样复杂。成就一个人和成就一棵树一样,既有主观的原因,也有客观的原因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这是主观的因素。天帮忙还要人努力,自在比刻意的结果会更好。

我老是长久地立在一棵大树下,并不是探求长寿的秘密。我是对应一棵树企图获得一种生存的机智,领会一些生存的机密。我相信每一棵老树都是充满禅意的,它们是得道的树,悟道的树。它们以沉默的方式,置身于大自然,完成了自己的修炼,让自己成为近于“圣哲”的巨木。想把自己矗立成一种风景,就得经历别人没有经历的苦难,就得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耻辱,宠辱不惊地过平淡淡的日子,做平平常常的人。

像一棵树一样坚守着一方土地,心无旁骛地生存下去多好。

新书架

《雪窗帘》

贾若玄

《雪窗帘》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的最新短篇小说集,代表了她的30年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。

书中的十余篇作品,大多写的是北国雪乡的芸芸众生与自然风土,清新耐读,淡然可喜。这是与雪国故乡的一次奇妙相遇,这里有浪漫、感人、温馨的故事,有宁静美丽、披着白衬衫的“金井”,有痴情善良却孤独一生的吉喜。徜徉在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中,遥望远方,你会看到七月的礼镇、母亲的土豆花正在偷偷地聆听人间的对话……

这些人和景描绘出一幅幅清新自然、充满着诗的韵味与浪漫

的北国雪乡的画面;这些简单的故事勾勒出生存在那片纯净的土地上的生与死、善与恶、美与丑。亲情、爱情与人性交织在一起,虽然苦涩、悲凉,但仍然流淌出一种温暖和坚韧,支撑起诗意的精神故乡,让我们对生活充满希望,对人生充满信心。

迟子建的故事里,有太多我们身边的影子。从《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》中丢失了故乡的旅行中的作家,到《一坛猪油》里三个孩子的母亲,再到《旅人》里窗外异常宁静的那片海。我们在故事里,读别人的人生,却流着自己的眼泪。

再后来,老宅就拆了。父亲盖起了二层的楼。那些鸽子还住在我们家,蓝注注的一房顶。原来鸽子也和我一样,喜欢怀旧。鸽子们整天在屋顶或树枝间“咕咕——咕咕”地低声商量着,谈论着人所不知的许多秘密,或者吃喝拉撒,或者分工协作。这些秘密对于它们来说,就是一些至关重要的大事,不然它们怎么整天絮絮叨叨地讨论个没完。我常常听着它们“咕咕咕咕”的声音,从叫声的节奏和音调的高低来判断它们的欢乐忧伤。只是关于它们谈论的内容,我始终一无所知,成为永远的谜。我想,它们中间肯定也分年幼尊长,也有分工合作,也有争论不休。要不,这几十口的大家庭,怎能不离不弃地相处在一个屋檐下呢。

父母一直守着老宅,守着村子,一守就是几十年。前些年,父母年龄大了,才恋恋不舍地锁上老宅的大门,来到了小城。他们常常惦记着老宅。也许就如父亲说的,房子再老都不怕,最怕的是没人住。那些时日回了趟老家。大门铁锁已锈迹斑斑,房外墙皮也开始掉落,才几天时间回。老宅终究敌不过光阴的纠缠。

正伤感之余,突然间,从房顶下两只鸽子,落在院子里,用那双黑豆似的眼睛呆望着我,片刻之后,又欢快地在空中盘旋几圈,落在院子当中不停地啄了起来。似曾相识,鸽子一定认识我!我和它都是怀旧的。不然,守着空空的老宅,还有长长的光阴,一定会寂寞的。

面对鸽子,我心怀感激!

连载



祝福顺利。”我啧了一声,觉得挺可惜,高兴是个好姑娘。

“两个世界的人还睡一起?你再努力努力,说不定能追回来。”我说。

药不是道:“这次咱们的对手是老朝奉,没必要把她卷进来。”

“你就死鸭子嘴硬吧。”我揶揄了一句。不知为何,我的心里,

沈家和药家经常互相借器物帮衬,习以为常,并无可疑之处。青花三顾茅庐”盖罐是件罕有的宝贝,摆在博览会大门口,档档立刻就上去了,绝对是一件增光添彩的事。

除了“三顾茅庐”人物罐,沈云琛还借了其他二十几件,都是药家珍藏的东西。估计她是暗中给了不少好处,才换得药家这些人的一致同意。不过她可不亏,这些器物价值连城,有话题性,在媒体上稍加操作,就能引起极大关注。”

药不是不懂瓷器,可是他懂商道,一眼就看穿了沈云琛的醉翁之意。

经历了《清明上河图》事件,我体会到了媒体的威力有多大。沈云琛作为这一辈子里最有商业头脑的,肯定是经过精心策划,把每一件东西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。“这瓷罐是什么时候借的?”我忽然问。

“半个月之前,现在应该已经运到杭州了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,这至少能证明,借罐这事跟老朝奉没关系。半

个月前,我和药不是尚未碰面,更不知道人物五罐的存在。老朝奉可能未卜先知,提前借走罐子让我们放空。

药不是赞许地点点头:“这就是我为什坚持,只信任自己挖掘出的线索。你终于也开始理性思考了。”

得……什么话都让他说了。确定沈云琛借罐跟老朝奉无关,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。我们不需要占有那罐子,而是想近距离观察下,只要去杭州看一眼,就得了。

“那其他四个罐子,有下落吗?”我问药不是。药家在瓷器行业人脉最广,想探听这种消息,只能靠他们的关系网。

药不是摇头:“暂时还没有,但过几天应该会有回信。”

既然如此,事不宜迟。药不是当即拿起电话,请酒店订了两张机票。时间赶得挺巧,晚上就有一趟。于是我俩说就,赶紧开始收拾东西。对于这种工作效率,我很满意。我这人没啥积蓄,能有一个土豪搭档,做起事方便多了。

“你书看得怎么样了?”药不



人怜竹节生来瘦(国画) 陈子林

知味

苦瓜

翟冬梅

苦瓜因味得名,因有一苦字在里面,总感觉这名字取得难听了些。加之它的外皮疙疙瘩瘩,呈许多突起的小瘤体,让人看上去有些不舒服。一种食材从名字到外形到味道,无一可取之处,怎么能让人喜欢得起来呢?所以一直以来对苦瓜做成的各种菜肴都退避三舍,更别说是去主动烹饪了。心中也多少有点纳闷,苦瓜这道菜为什么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,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。

几年前搬了新居。有天真邻居送来一大袋子苦瓜,说是乡下亲戚送来的,吃不完。因是初相识,不好意思直说自己是从来不吃苦瓜的,加上感情难却,几番寒暄之后就收了下來。

一下子面对这么多苦瓜还真有些犯难了。人家好意送过来的,总不能随意丢弃吧?况且关于吃西瓜的种种好处也是越听越多,于是决定上网查查资料,学做两道以苦瓜为主要食材的家常菜。

首先做的是一道凉菜苦瓜拌木耳。如果不是特别喜欢那股苦味儿,要将焯好的苦瓜片在凉水中多浸泡一会儿,期间还要多换几次水,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苦味儿降低。这一步很重要,直接决定最后菜的口感。泡得轻了则味道苦,泡得过了则失去了苦瓜的本性。很多人都是被第一次吃苦瓜时那过于浓烈的苦给吓住的。接下来将泡好的苦瓜片和同样泡好的小朵黑木耳,加上适量白糖白醋食盐香油姜蒜末红辣椒丝等拌在一起。单单是看着这淡绿鲜红相间搭配着几朵透明的棕黑色木耳,已是让人垂涎了。尝一口,苦辣酸甜尽在口中,竟是难得的美味。

做的第二道菜是热菜苦瓜煎蛋。首先还是将苦瓜焯好沥水备用,只是这次的苦瓜要切成比瓷碗小的丁块儿,然后和食盐鸡蛋液胡椒粉辣椒丁搅拌均匀。用平底锅放油在中火上加热,加热时要慢慢晃动油锅使底部受热均匀。将鸡蛋液缓缓以围绕中心画圆的方式倒入锅内,边倒边轻轻用小勺子把锅底的蛋液摊匀实了。用小火慢慢煎至蛋液凝固后,小心用铲子翻过来再继续煎另一面。至于能不能煎得金黄而圆滑,则全靠火候的掌握和自己的悟性了。这道菜中的红辣椒丁是一定要有的,那是点睛之笔,千万不能少。

出锅后切成小块儿盛入盘子,黄绿绿中呈点点红,可谓色香味俱佳矣!尤其是那苦味儿,明明刚入口时是苦的,却在咀嚼中一点点渗出香甜的韵味儿来。

世人都喜欢先苦后甜,这应该和吃苦瓜的感觉有点类似吧。

办这个博览会,就是为了造势,肯定花大价钱在各个渠道宣传,唯恐别人不知道。若是咱们还需要特意去打听,那她的宣传策略就太失败了。”

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,可又忍不住提醒道:“咱们俩的行踪,可是要严格保密。怎么在不惊动沈家的情况下接近罐子,你想过办法没有?”

药不是纳闷地看着我:“这博览会对外开放,谁都能去。咱们买两张票,当普通参观者进去看不就得了?”

我脸一红,决定不再讲话。我们耐心等了两天。开幕第一天不能去,人太多,而且有开幕式典礼,沈家、药家的长辈肯定会出席,我们被认出来的概率比较高。第二天参观人数正常了,安保警惕性下降,我们活动的余地会相对大一点。

我本打算趁这难得的空闲时间,去杭州博物馆或者西湖去转悠一下。结果在药不是的瞪视下,只得乖乖留在酒店里,继续攻读《玄瓷秘鉴》。